

§ 東遊記(13)/塔克西拉(Taxila)(6)占星師(Astroger)

§ 前言

沙羅周期大約 18 年 11 天又 8 小時源自是巴比倫。

古埃及人發現：天狼星（Sirius）第一次在黎明前出現的時刻，大約在每年七月中下旬(古曆)，接著數天到數週內尼羅河水位開始上升（源於衣索比亞高原雨季）氾濫。

天文方面巴比倫天文則偏向「長期數據與預測」，埃及天文更偏向「曆法與宗教秩序」。而塔克西拉則是以「天文—曆法—修行—宇宙觀」的整合性理解著稱。

§ 占星外道

夜風從印度河谷吹來，帶著微塵與青草氣。

畢達哥拉斯盤膝坐在石上，手中仍無意識地轉動那枚他從西方帶來的戒指。



迦羅那迦(kalanaga)用木杖在地上畫了一個圓。

「你在看星，卻不像這裡的人。」他沒有抬頭。

畢達哥拉斯微微一笑：

「我在埃及時，看的是星如何告訴人河水將來。在巴比倫，我看的是星如何重複自己。」

迦羅那迦這才抬頭，目光銳利。「你說的是哪一顆？」

「天狼星。」

畢達哥拉斯語氣平靜，卻帶著熟悉的敬意。

「在尼羅河畔，當它於黎明前第一次出現，新的一年便開始了。祭司不必看水位，只看天。」

他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那不是神話，是經驗。」

迦羅那迦點頭。「你們用星來等河。那巴比倫呢？」

畢達哥拉斯眼神一沉：

「在那裡，星不是為了生命，而是為了預警。他們知道——十八年後，日與月會再度被吞噬。」

他伸手在地上畫了三個重疊的圓。

「月的相、月的路、月的距離。他們不問為什麼，只問會不會再來。」

迦羅那迦忽然笑了。不是嘲笑，而是一種……確認。

「所以你來到這裡，是想知道第三種方式。」

畢達哥拉斯沒有否認。

「我知道星能指示時間。我也知道星能重複自身。但你們這裡的人，看星的時候，眼神不在天上。」

迦羅那迦用杖在圓旁畫出兩個交叉的弧線：

「我們看的是交會。不是星吞月，是路交路。」

他指著那交點：「你在巴比倫見過蝕，對嗎？」

「見過。」

「那你覺得，是誰吃了誰？」

畢達哥拉斯沉默了一瞬：「若依理性——沒有誰。只是位置。」

迦羅那迦輕聲說：

「我們給它名字。羅睺、計都。不是因為它們是怪物，而是因為名字能提醒人：這不是偶然。」

畢達哥拉斯眉頭微皺：「你們也承認循環？」

「當然。但我們不數它。」

迦羅那迦忽然抬頭，看向夜空。

「你在埃及看到一年。在巴比倫看到十八年。那你可曾想過——」

他頓了頓。「人被困在多少年？」

這句話讓畢達哥拉斯真正靜下來。

他慢慢說：「我曾以為，若萬物皆為數，那理解比例，便能自由。」

迦羅那迦搖頭。

「數描述形狀。時間，描述牢籠。」

他在圓外，又畫了一個更大的圓。

「星辰也在輪迴，但它們不知道自己在輪迴。」

他轉向畢達哥拉斯：「人知道。」

風掠過沙地，抹平了部分線條。

畢達哥拉斯低聲說：

「在巴比倫，他們用循環預測恐懼，在埃及，他們用循環迎接生命。而你們……」

「我們用它來問一件事。」迦羅那迦接道。「是否能離開循環？」

長久的沉默。

最後，畢達哥拉斯開口：

「若數是宇宙的秩序，那麼你說的時間——」

「是秩序的呼吸。」迦羅那迦輕聲說。

他用腳抹去地上的圓，只留下交點。

「記住這裡，不是星的位置，是它們相遇的地方。」

夜深了。星仍在轉。

而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意識到——不是所有的天文，都是為了預測天空。有些，是為了逃離它。

§

夜已過半。

塔克西拉的風不像尼羅河畔那樣潮濕，也沒有巴比倫夜空的厚重熱氣，只是乾冷，帶著沙與草根的味道。

畢達哥拉斯獨自坐在坡上，星辰一顆顆掛在黑暗裡，沒有要對他說話的意思。

他忽然想起埃及。

不是神廟，不是密儀，而是那一次黎明前，他與一名老祭司站在河岸邊。

天還未亮，空氣靜得像屏住呼吸，然後，天狼星出現了。

不是突然躍起，只是一點微光，卻讓祭司低聲說了一句：「新年來了。」

那時的他，在心中暗暗記下：星辰可作為時間的標記，時間可被秩序掌握。

他以為那是智慧。

現在回想起來，他忽然意識到一件事，那名祭司的臉上，沒有勝利，只有安定。

不是「我們算對了，而是我們沒有違背」。

畢達哥拉斯的手指微微收緊。

接著，他想起巴比倫。

高塔、泥板、刻痕密密麻麻的表格。

那一夜，月亮逐漸被吞沒，人群騷動，而占星司只是低頭對照數字。

「十八年後，會再來一次。」

那句話讓他震撼不已。

循環。重複。數的回歸。

那時他心想：若能理解循環，恐懼便無立足之地。

可他現在忽然想起另一個細節——那晚的國王，臉色依然蒼白。

即使知道會發生，即使知道會再發生，恐懼沒有消失，只是被提前安排了位置。

畢達哥拉斯低聲自語：

「他們不是因為理解而平靜，而是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風掠過他腳邊的沙地，抹平了白日留下的痕跡。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讓人不安的事。

他一直以為——

埃及人等待天狼星，是因為不知道水何時來。

巴比倫人計算日蝕，是因為不知道天會做什麼。

可事實恰恰相反，他們都知道。

埃及人知道河水必來，所以選擇對齊，而不是支配。

巴比倫人知道日蝕必返，所以選擇預告，而不是反抗。

而他——他把這一切，看成了「通往掌控的階梯」。

畢達哥拉斯忽然感到一種冷意，不是來自夜風，而是來自心底。

「我學到的，真的是自由嗎？」他第一次這樣問自己。

他想起自己一路以來的信念：

數是秩序，比例是和諧，理解即是解脫。

可如果數只是描述循環，比例只是美化牢籠，那麼——理解，是否只是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無法逃離？

他抬頭看向星空。星辰沒有回答。

它們一如既往地運行，不因被理解而加速，不因被命名而停下。

那一刻，畢達哥拉斯終於承認了一件事，不是埃及與巴比倫欺騙了他。

是他，把它們的智慧，誤讀成了自己的野心。

他低聲說了一句，像是在對過去的自己：

「我沒有看見他們真正做的事。」

埃及人教他如何站在時間裡，巴比倫人教他如何預先知道時間的輪轉。

但沒有一個人告訴他——是否能離開時間本身。

而這，正是他一路追尋，卻始終沒問出口的問題。

夜更深了。

星辰仍在轉。

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感覺到，真正的無知，不是不知道循環，而是以為循環存在，是為了被他掌握。

畢達哥拉斯到過埃及、阿比倫，這是他在塔克西拉的另一番體會與反思。

後記：

比較埃及、巴比倫、塔克西拉與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研究方法與目的：

文明	方法特點	核心目的
埃及	觀測與建築結合，幾何應用多於數學模型	農業週期、宗教儀式、王權神化
巴比倫	系統觀測與數學模型，高度數學化	占星預測、曆法制定、宗教與政治決策
塔克西拉	融合吠陀與外來知識，發展三角學與代數	祭祀定時、占星、宇宙哲學探討
中國	長期系統記錄，代數模型，儀器精密	天命觀測、政治占候、曆法頒布、農業指導

差異：

數學 vs.實用：巴比倫與印度偏重數學模型與週期計算；中國與埃及更注重實用與政治宗教功能。

哲學基礎：中國與埃及天文學與政治權力緊密結合；巴比倫與印度則更強烈連結占星與宗教哲學。

交流影響：塔克西拉作為文化交流中心，融合多種傳統；中國天文學相對獨立發展，但後期吸收印度與伊斯蘭元素。

這些差異反映各文明對「天」的理解：埃及與中國強調天與統治者的關係，巴比倫與印度則更關注天體運行與神性宇宙的規律。

所以在曆法方面：

埃及是純太陽曆的典型，簡單實用但與季節脫節；其他三者均為陰陽曆，力求調和月相與太陽年，但方法各異。

驅動力：

埃及：自然（農業），巴比倫：宗教與占星，印度：宗教儀式與個人命運，中國：政治權力與農政管理。

巴比倫、印度和中國都發展出高度數學化的計算來追求精確，但中國的官方修曆制度使其具有持續進步的系統性。

埃及的365日結構、巴比倫的陰陽曆與預測體系、印度的星宿與複雜曆算、中國的二十四節氣與官方曆法政治學，分別是其最鮮明的標誌。